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7/706

S/15514

8 December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34

中东局势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七年

1982年12月7日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送上访问两位在夏蒂拉和萨布拉难民营目睹野蛮屠杀巴勒斯坦难民的记者拉尔夫·舍尼曼先生和迈牙·肖恩先生的逐字记录。所有被屠杀的都是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儿童和婴儿。这次对目击者的访问证明了两件恐怖的事实：

1. 这一次的野蛮行动完全是以色列正规军总指挥有计划、有领导一手执行的；
2. 这次对人的杀戮和致残行动大部分是大量使用刀、斧和其他杀人凶器进行的。据亲眼目睹这场暴行的这两个记者说，最恶劣的情况是遍地血流成河，这说明数千名受害者在死亡之前就已遭到严刑拷打和宰割。

这些难以令人置信的野蛮屠杀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请您将所附对这两名记者的访问记录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 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大使

哈泽姆·努赛贝（签名）

## 附 件

### 对拉尔夫·舍尼曼和迈牙·肖恩的访问

问：围绕着在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所发生的大屠杀问题的辩论和讨论多数是集中在以色列对这次屠杀的责任。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证据吗？

答：我们有证据说明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的屠杀完全是在以色列军队指挥下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的一部分。

问：你们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答：首先，应该明确的是，黎巴嫩南部难民营被摧毁以及对该地占领的性质就已为萨布拉和夏蒂拉事件做了准备。要知道这些难民营被轰炸成废墟，破坏极大，结果造成成千上万人的伤亡。然后在以色列入侵贝鲁特西区之后，对难民营的密集炮击又造成了一些破坏。这次炮击从9月15日星期三开始，不断地进行。这是使贝鲁特西区的人不能立即知道这次屠杀的主要原因，因为人们无法到难民营去。

问：难民营里的屠杀是何时开始的？

答：是星期三晚上开始的。而且是在以色列军队把难民营封锁起来使居民无法逃出之后开始的。该地区已完全处于以色列的军事管制下，知道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刽子手们是在以色列部队全面协作之下进行屠杀的。不经以色列指挥官完全认可，他们就不能进入营地，也不能执行军事行动。

问：那么为什么要假设以色列的官员都知道民兵在难民营屠杀居民呢？

答：这不是假设。到星期四，尽管以色列向逃出来的居民开枪，还是有大约1,500个难民逃到了萨布拉以北的加沙医院。他们惊恐万分，把医院的地下室和走廊都搁满了，他们把难民营的屠杀情况告诉挪威、芬兰和德国的医生和护士，还说以色列军队把难民营封锁后便向难民营射击。

问：那么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怎么办呢？

答：他们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进入难民营并且要求以色列人制止这次屠杀。

问：他们这样做了吗？

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说炮火太狠，他们无法到达难民营。而且应该指出，以色列军队也不许他们这样做。

问：星期四发生了什么事？

答：萨布拉斯的居民在炮击时在房子里和掩蔽体内开会商议，集体通过了一项决定向设在科威特大使馆的以色列指挥所呼吁，请他们制止难民营里的屠杀。这时派出四个人作为代表打着白旗去以色列指挥所告诉以色列的指挥官们：(a) 难民营没有进行抵抗，已经投降。(b) 在萨布拉或夏蒂拉都没有武器——武器都在多国部队离开之前交给他们了。这四人代表团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就死了。这四人都是在星期四下午五时左右被枪杀。人们在科威特大使馆附近以色列军队的哨所附近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这四人的名字是：

阿布·苏艾德，62岁

阿布·哈马德·伊斯梅尔，55岁

图菲克·阿布·哈什迈赫，64岁

阿布·艾哈迈德·赛义德，65岁

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事的？

答：我们带着录音机去访问了萨布拉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把决定派代表团，代表团的使命及其命运都告诉了我们。

在整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直到星期六清晨，以色列军队一直包围着难民营并向人们射击。

问：民兵刽子手和以色列军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答：以色列军队为民兵提供制服、武器和食品——甚至鞋带。此外，在卡特布和哈达德民兵哨所都由一个以色列人负责。他们的制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哈达德部队的制服上有“自由黎巴嫩”几个字，而卡特布部队服装有长枪党的符号。

问：你们是否曾访问过大屠杀的幸存者？

答：我们曾在夏蒂拉和萨布拉访问过这次屠杀的七十多名幸存者。他们所说的情况都是一致的。从难民营各处来的人彼此都不认识，但他们所说的都大致相似。每人都向我们叙述了以色列军队和民兵在采取这次军事行动时的一致性。

问：请讲得具体一些。

答：星期四晚上炮轰的时候，侯赛因为想分发面包，被以色列军队抓了起来。他被人带着通过检查哨，以色列军队和哈达德民兵的人联合驻在哨内。他看到人们被押到这些检查哨，民兵将这些人分开，并且当着负责指挥的以色列士兵的面将他们枪决。

星期五早上，几位证人叙述以色列武装部队是怎样进入夏蒂拉和萨布拉南部的。他们从连接科威特大使馆和阿卡医院的路上进去。有一位幸存者看到38岁的萨菲赫·哈立德·哈穆德和她的两个孩子，2岁的哈桑和8岁的穆罕默德被杀害的情况。

问：以色列军队干了些什么？

答：他们进入了夏蒂拉和南萨布拉的大道。并分头进入小街道。他们没有遇到抵抗。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里组成一个密集队，离萨菲赫·哈立德·哈穆德的屋子100码远。然后民兵分队穿过了以色列队伍，而以色列队伍又在民兵分队后面重新组合以保护民兵的后翼。民兵在以色列军队在场的情况下开始有系统地屠杀人们。他们穿着和以色列军队一样的军服，不过上面缀着“自由黎巴嫩”的字样。他们在屋子上漆上卡特布的符号。他们用斧头和小刀子杀人。

问：星期六发生了什么？

答：清晨大约5时左右，以色列军队围住了难民营，屠杀又开始了。杀人一直杀到上午10时30分。将堆土机开进了难民营，把尸体堆起来并且往上面倒碎砖破瓦。一名黎巴嫩男子因为抱在手里的孩子在哭，因而幸免于难。在他周围，士兵们用斧头和小刀子在乱砍乱杀，而他不知什么原因倒安然无恙。另一名证人，60岁的萨迪赫，当民兵用斧头在砍人的时候躲起来了。一名男孩躲在他母亲的血泊里，被人当成死了而得以幸免，不过他躺在那里的时候，手指被斩掉了。

问：你是怎么进入难民营的？

答：我们在星期六上午想得到允许进入，但却在以色列检查哨被拒绝了。我们于是步行穿过法克哈尼，在房子后面走，最后得以进入夏蒂拉和萨布拉难民营。那是一间停尸的房子。我们拍下了一堆堆尸体和肢体碎块的照片。在小街上以及房子和掩蔽所里，我们在一小块地方就看到成百死人。有一家人家夫妇俩和三个小女孩是在他们卧室里被机关枪扫射死的，除此之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弄得肢体分离。头被斧头砍开。眼睛被挖了出来。脑浆淌在头颅旁边。从脖子到脸的皮被剥了下来。四肢被砍断了。肚子开了膛。这是连续不断的大屠杀场面。最骇人听闻的是，四处乱流的鲜血和一滩滩血泊表明，是先进行酷刑和凌迟才将这些人弄死的。

问：你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任何以色列士兵？

答：星期六下午大约1时左右，我们到了难民营对面的阿卡医院。医院正在焚烧。复健中心被人放了火。当我们离开那座建筑时，以色列坦克、半履带式车辆和穿着高射炮手上衣的战斗小分队来到了难民营将我们包围起来。他们用扬声器和广播器向难民营喊话说，谁不投降就要杀掉。根本没有象以色列政府胡说的那样，向杀人的分队喊话，叫他们停止。

问：你干了些什么？

答：我们拍下了坦克和战斗分队的照片。我们进入夏蒂拉并继续拍摄被杀者尸体的照片。从以色列军队扫来了一阵机关枪，但没有人回击。

问：你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

答：以色列军队从9月15日星期三到9月18日星期六参与了军事行动，屠杀是这项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色列军队充分控制了该地区。民兵是受他们指挥的。譬如说，如果一支占领军的部队利用受他们训练和招募并受他们指挥的特种部队，当着他们的面进行一场屠杀，又怎么能说，这只是手操斧头和小刀子的个别士兵的行动呢？说这种话，简直是把我們看成三岁小孩。以色列军队包围了两个难民营。以色列的指挥所可以看到难民营的全景。屠杀发生时，以色列士兵在难民营里面。四名萨布拉难民营的代表呼吁停止屠杀的时候，被枪打死了。这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一场协调的军事行动。

问：杀死了多少人？

答：黎巴嫩红十字会人员计算超过3,000具尸体，不包括星期六上午用堆土机埋在碎砖瓦下面的。集体墓地长宽各150英尺，深25英尺，这是由黎巴嫩军队和红十字会挖掘，准备用来容纳尸体的，现在已经塞满了。

问：除了难民营的幸存者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证人？

答：阿卡和加沙医院的挪威、芬兰及其他外国医生和护士看到病人在他们的床上被打死。在星期六早上，当医生和护士们被押着走出加沙医院的时候，他们看到到处都是尸体。大约有1,000人在街上排队。医生和护士朝前面走的时候，人们被一群群地带到小巷子里，随后就听到机关枪声。埃及籍的医院会计被枪决了。阿卡医院的阿里·奥斯曼医生是一名巴勒斯坦人，被带走并枪决了。

此外，一个以色列军事小分队进入阿卡医院，将医务人员排成队。一名以色列军官将一张写着他的名字的纸条交给巴勒斯坦籍护士安提莎尔·伊斯迈尔，告诉她将这张纸条交给马上就要来的士兵看。以色列士兵离开了之后，民兵分队紧接着来到了阿卡医院。安提莎尔·伊斯迈尔将纸条给他们看。他们大笑，将她带到医院后面建筑物的地下室。她遭到了强奸并被割得肢离破碎。她的容貌毁坏得如此厉害，以致她的姑姑只能从她手指上的戒指认出她的尸体来。这儿就是一个以色列小分队进入了一家医院，然后派来一支民兵分队来屠杀。这就是个典型。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在哪个被占领的国家，你会看着占领军利用受它操纵的当地民兵进行屠杀却认为这支占领军是无罪的呢？我们游历四方和在黎巴嫩进进出出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

问：这场屠杀是不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暴行？

答：这可能是占领的象征，但在本质上，同整个南方所发生的事没有什么两样。

问：南部有发生过大屠杀吗？

答：南部到处都是万人坑。有些死于饱和轰炸，有些则死于地面炮火对住所、学校和难民营内到处都是的小房屋的轰击。

问：你当时在南部什么地方？

答：我们在南部待了三个星期，走遍了所有村庄、难民营，也到过纳巴提亚、蒂尔（苏尔）和西顿（塞伊达）等城市。艾因希勒维难民营曾经收容80,000人，也受到以色列空军连续十天残酷无情的密集轰炸。这个难民营有如地图的坐标方格，每一块都遭到了地毯式的连续轰炸。它的面积大约为1英里长、1.5英里宽，当它每一部分都被夷为平地后，又从第一部分开始轰炸。这种地毯式轰炸不分昼夜地连续进行。十天后，又开始同样的猛烈炮轰。整个难民营变成了一堆破瓦残垣。住所倒塌了，其中有一个住所就死了500人，另一个死了250人。还使用了燃烧弹。打到住所里的含磷炮弹把人们活活炙死。联合国

近东救济工程处医疗所位于政府办的西顿医院对面。西顿医院的内部设备全被损毁，楼顶改为俯视难民营的观察所。近东救济工程处医疗所的人员抱怨说，万人坑的液体常常流入医疗所内。

问：为什么会有万人坑？

答：以色列军队将近一千人埋在医院旁边的一个万人坑内。这个坑很浅。位于通往蒂尔的公路起点的圣约瑟夫修道院学校对面也有一个类似的万人坑。

问：幸存者的情况如何？

答：巴勒斯坦人已经四散，他们寄宿在店铺前、车库里或露宿街头。他们曾试图回到艾因希勒维难民营的废墟去，但以色列军队不许他们进行任何会重建房屋的修理。哪里遭到了破坏，以色列的推土机就会开到哪里，结果使破瓦残垣堆积如山。我们亲眼见过这种情况。

问：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答：医院被关闭了，巴解组织的医疗机构红新月会被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被监禁。私人医院不愿收容巴勒斯坦人，因为在巴勒斯坦人接受治疗的医院，经常发生逮捕的情况。由于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人很穷，而且由于私人医院的医疗费用昂贵，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因为没有钱而被拒之门外。几乎所有患传染病、重伤、烧伤甚至断肢的病人都由于缺乏治疗，结果因为发炎而死亡。

我们和许多人谈过话，他们描述了家属在废墟中被推土机活活生葬的情况。他们以推土机将碎石瓦片倾卸在他们头上，对他们的叫喊及亲属们的哀求置之不理。西顿和艾因希勒维的许多人都谈到这种情况，向我们叙述了他们家人的命运。

问：还有哪些地方也有这种情况？

答：所有难民营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拉希迪亚除了几幢楼外，几乎完全被



摧毁。但到现在为止，还经常有逮捕的现象。卡塔布民兵到难民营中去向他们乱开枪，并且强奸妇女，洗劫居民，而以色列部队往往就在附近。

问：在南部民兵和以色列军队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哈达德民兵的所有检查哨都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军官在场。以色列军队向哈达德民兵供应武器、军装和鞋带。他们和以色列军队共用兵营，卡塔布民兵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看见了在许多兵营内长枪党人和以色列人在一起。卡塔布的检查哨都是由以色列士兵监督的，他们显然是主管。民兵杀人时，以色列兵都知情。看到以色列武装部队拥有绝对的军事控制权后，完全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问：这种情况在南部是普遍的吗？

答：这一格局很明显。以色列武装部队开进村庄后巡视每间房屋，这些大部分是黎巴嫩人的村庄。但是如果这些是穆斯林村庄，或者有民族运动的追随者，或者有巴勒斯坦人住在村庄内，以色列军队就摧毁小村庄家家户户的所有东西。许多房间被推土机恣意夷平或炸毁。所有男人被赶到村子或镇子的中央。接着由带面罩的告密者点出一些人来，这些人就会被带走。有时候，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但通常是再也得不到他们的音信。

问：这种情况仍然继续下去吗？

答：仍在不断发生。如果晚上我们在拉希迪亚的某个地方，以色列士兵们会在另一个地方打人抓人。在村子里和仍然开门的医院或医疗所，仍然经常发生扫荡行动。

问：囚犯和那些被带走的人怎么样了？

答：我们收到 6,000 份正式委托书，这些由家属署名的委托书授权在以色列的律师（如黎·策梅尔）担任这些囚犯的律师。

问：哪里有多少受监禁的人？

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在安萨尔大约有9,000名，该地位于蒂尔和纳巴蒂亚之间。但我们同几个已释放的受监禁人员谈了话。我们得悉在以色列北部有八至十个扣押中心。麦吉多一处约有8,000人。我们曾设法估计受监禁的总人数，但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例如：蒂尔的妇女们花费了两周时间，昼夜不断地计算被监禁的人数，其统计方法是请周围村庄和蒂尔的妇女到乔治·哈达德主教的住宅和办公室帮忙。她们吃力地写下了受监禁者的名字、被捕日期、其父亲和祖父名字、其年龄等等。仅蒂尔周围地区一处，她们就写出了约有16,000人的名单。在西顿，几个妇女编写了一个小地区的名单。这一名单上共有25,000个名字。我们认为，被捕和受监禁的男人大约为20,000至30,000人。他们的命运至今未明。有几百人已经获释，他们叙述了骇人听闻的经历。

问：他们怎样描述难民营情况？

答：在各个村庄和各处难民营，我们听到的是同一种说法。受监禁的人员被人用棍棒、管子和电线等长时间地残酷殴打。我们听到了许多人被打死。长时间地不准喝水。还让他们在烈日下曝晒。一名男孩被电线绑住手腕吊了36小时。电线直切至腕骨。他的头部受到重击以至失去知觉。他的牙齿全部被打掉。据报普遍地使用了电刑。一名工程师叙述了九名受监禁者当着他的面受电刑的场面。在人们的足部、生殖器、手指、腹部和面部系以电极。一名受害者的身体跳出了两码外，立即死亡。另一名因心脏病发而死去。某难民营里的一名儿童讲述了他看到用开水浇在一个男人身上的情况。这名儿童本人也经常遭到殴打。我们看到有两名青年颅骨被打碎。在每一个村庄难民营和城镇里，我们所到之处都见到这种现象。情况是相同的。我们有准确的详细记录，逐日地记录在录音带上。有时我们还拍摄了伤疤的照片。

还有许多被扣押者被人用纸烟燃烧手部及面部的事件。一位妇女被烧得双手失去功能。在施用电刑方面，我们有以色列卫兵和军官的名单，这些人参与了施用电刑。难民营里这种滥用毒刑的情形很广泛，有许多人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情况，致使我们断定这是一种政策。有些以色列卫兵设法制止用刑，这是一种无法自制的行为而已。经常性殴打、剥夺必需品和刑罚才是长期的自制的行为。

例如在安萨尔，在发生违例情况时，受监禁者被指定应殴打另一部分受监禁者。如果他们同意这样做，他们可得到奖励；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即会受到惩罚。

问：如何处置、识别和挑选受监禁者？

答：受监禁者身上都有烙印——有的在背上，有的在臂上。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区分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绝大多数受监禁者都是平民，包括大量专职人员——律师、医生、教员、工程师和行政人员。例如，穆罕默德·马基是人民救济署的财务干事——一个医疗救济机构，该机构有四百名著名的黎巴嫩人士，包括内务部长拉本。

穆罕默德·马基被逮捕时，谁也不知道他被扣押到那里。我们只是从两名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年那里得悉，他在安萨尔，这两名青年在那里看见了他。应当提到的是，这两名青年本人也遭到了毒打，他们说，如果他们把经历的事讲出去或者泄露监狱情况，那么以色列军队知道后就会把他们杀死。穆罕默德·马基的房子被以色列士兵一砖一瓦地拆掉了。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多次受到士兵们的蹂躏。

问：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如何？

答：他们表现不好。虽然国际红十字会的个别人员见到了安萨尔难民营的情况并

告诉了我们，但他们拒绝对难民营情况发表任何公开言论。他们所有人都听取了过去受监禁者的叙述。至今国际红十字会发给在安萨尔被监禁者家属的身份证上都写着“身体健康”。这是很可怜的。

问：那么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申诉的家属或以前受监禁者的情况如何？

答：这方面我们有许多例子。首先，必须牢记，以前受监禁者和家属如提出申诉是十分危险的。有长期监视的特务。这些人可以被哈达德和卡塔布民兵再次逮捕和残酷报复，随后以色列军队会拆毁他们的房屋，甚至逮捕他们全家。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危险，某些被释放的受监禁人员还是到国际红十字会来叙述他们的经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感到那些仍在监狱中的人，命运十分危急并对此表示关切。

问：对这种申诉如何处理？

答：每逢这种情况，国际红十字会将申诉书连同申诉人的名字一起转交给以色列军方。国际红十字会不发表公开评论。他们的职责是将申诉通知以色列军方。但实际结果是同以色列军队勾结，而且暴露了申诉人及其家属，使他们遭受严重迫害。

问：人们为什么肯对你们讲呢？

答：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其他国家就是为政治犯工作的，而且我们有的是被推荐来的，有的是同当地信得过的人一起来的。

问：人们的情况如何？

答：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穷人的状况是很悲惨的。他们没有任何收入。所有的男人不是被关在监狱，就是已经躲起来了，或者是已经死了。剩下的男人数目不多，这些人大部分是病人或是受了伤的。人们经常是受到骚扰，没有任何维持生计的办法。医疗服务实际上是没有的。难民营遭到摧毁后，卫生设施没有了。那里出现了些伤寒病人和很多皮肤病人，人们千方百计想保持这些地区的清洁，但是非常困难。

问：黎巴嫩当局的情况怎样？

答：在南部，他们已经象维希傀儡政权一样。路标全都换成了希伯来文。在蒂尔和西顿，以色列军官都签署了两年的公寓租约。这个国家已经被占领，而黎巴嫩当局却袖手旁观。到处都是特务，卡塔布和哈达德的民兵到处进行恐吓和抢、杀。

问：抢东西的情况多吗？

答：抢得最多的是以色列军队本身。西顿炼钢厂有价值 30,000,000 美元的铁锭和轧制材料被抢走，装上卡车运到以良列去了。近东救济和工程处贸易学校的车床、机床和打字机等技术设备被抢光了。中东航空公司办公室的计算机和电子导航系统也都被抢光了。所有上述物资都被运到以色列去了。恐怕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最卑鄙的破坏行为是在贝鲁特。

问：你指的是什么？

答：以色列的军官侵占了贝鲁特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公寓和住宅。他们还进入和侵占了法国文化中心和现代中东问题研究中心等文化机构。他们还冲进了国家图书馆。不论他们占据了那些机构，那里的书籍、地毯、图画和圣经就会被扔在一堆，士兵在上面大小便。士兵们在萨埃卜、萨拉姆的妹妹——阿姆巴拉·萨拉姆——家的土耳其地毯和贵重的图画上大便。他们把小件物品、古玩和小型塑象堆在一起，在上面大便。每个房间和墙上到处都是大便。以色列的军官和士兵在属于法国政府的法国文化研究中心把大便撒得到处都是。天花板上也沾满了大便。他们在大型地毯上冲澡。他们把书籍都抢光了。书桌的抽屉里和橱柜里都是大便。

以色列的士兵侵占了一位以藏书著名的妇女的住宅，他们在每层楼和每个房间都拉了大便。他们把她的毛巾、窗帘和衣服堆在一起，在上面大小便，弄得屋子里臭气冲天。一个以色列军官告诉她，他们将把房子归还给她，而且房子的“状况好得很”。

巴尔比尔医院附近的实验室是个血液研究中心，以色列士兵占了整个大楼，结果大楼里到处都是大便，包括容器和血液样品里都是大便。

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外国人和记者等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亵渎行为可能比大屠杀更使人们感到这种侵占行为的可怕。这种弄脏图书馆、文化中心和黎巴嫩人住宅的行为同以色列军队经常用来形容巴勒斯坦人民情况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色列军队经常说：他们被“清除”了，这些地区被“清洗”过了。这些都是用以说明以色列残酷轰炸、大批逮捕拷打和目前的大屠杀以委婉代名词。

问：可是现在黎巴嫩的部队也在进行逮捕呀？

答：是的，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但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实际上这支军队是受长枪党控制的部队。卡特布党人说要把巴勒斯坦人由500,000人“减为”50,000人。这就可以使人们开始懂得他们为什么用令人难以想象的炮火摧毁难民营、不断炮轰医院和进行这次大屠杀，并大批逮捕和拷打。其目的是摧毁巴勒斯坦人社区的社会整体，是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组织。他们被迫疏散，否则就会死亡——或者是被迫疏散和死亡。

问：在外国军队撤出后，形势是否会起变化？

答：我们看到了当人民自己的军队撤走后他们所经受的遭遇。我们认为，目前的要求是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出去。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在黎巴嫩发生的事件正是西岸将会发生的事件的殷鉴。我们认为，侵占黎巴嫩是犹太纳粹分子干的，以色列人民必须觉醒，必须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是他们的牺牲者，必须制止其政府利用“安全”和“移民”之类的委婉说法来掩盖其摧残一个民族的行为。

-----